9

B192
S10F6
1503

大明興化府志卷之三十八

禮紀

人物

名臣三

莆田縣

陳俊卿字應求幼莊重不妄言笑父死執喪如成人紹興八年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視之諸椽屬方飲某所俊卿與卒亦假之以行於是例以後至被詰俊卿唯唯摧謝已而知其實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又資其僕安得為無過時公方盛怒其忍幸自解而重人之罪乎藻嘆服以為不可及秩滿秦檜

當國察其不附已以為南外睦宗院教授尋添通判南劍州未
上而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孝宗時為普安郡王高宗命擇端厚
靜重者輔導之除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講經輙寓規戒正色
特立王好鞠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累遷監
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首言人主以兼聽為美存心必本於至公
人臣以不欺為忠論事必達於大體御下之道恩威並施抑驕
將作士氣則紀綱正而號令行矣遂劾韓仲通本以獄事附秦
檜寃陷無辜檜黨盡逐而仲通獨全劉寶總戎京口恣倍克且
拒命不分戍二人遂抵罪湯思退專政俊卿言冬日無雲而雷
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詔罷思退時災異數見金人侵
軼之勢已成俊卿乃疏言張浚忠藎白首不渝竊聞讒言其陰
有異志夫浚之得人心伏士論為其忠義有素反是則人將去
之誰復與為變乎疏入未報因請對力言之上始悟數日以浚
守建康又言內侍張去為陰阻用兵且陳避敵計搖成筭請按
軍法上曰卿可謂仁者之勇除權兵部侍郎金主亮渡淮俊卿
受詔整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死詔俊卿治淮
東堡砦屯田所過安輯流亡金主雍新立申舊好延臣多附和
議俊卿奏和戎本非得已若以得故疆為實利得之未必能守
是亦虛文而已今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威強歲幣可損因陳
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擇文臣有膽略者為參佐俾察軍政
習戎務以儲將材孝宗受禪言為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罰罪
所以行之者至公而已願留聖意遷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

興復方以聞外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沈靖有謀以本職充江淮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奏曰吳璘孤軍深入虜悉衆拒戰久不決危道也兩淮事勢已急盍分遣舟師直擣山東彼必還師自救則璘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潰其腹心此不世之功也會主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亦召俊卿至奏陳十事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祖宗之法杜邪枉之門裁任子之恩限改官之數蠲無名之賦隆興初元建都督府俊卿除禮部侍郎參贊軍事張浚初謀大舉北伐俊卿以為未可會諜報敵聚粮邊地諸將以為秋必至宜先其未動舉兵浚乃請于朝出師已而邵宏淵果以兵潰浚退保揚州主和議者幸其敗橫議搖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從坐詔貶兩秩諫臣尹穡附思退議罷浚都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別屬賢將若欲責其後效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權寘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效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效疏再上上悟即命浚都督且召為相卒為思退穡所擠遣視師江淮俊卿累章請罪以寶文閣待制知泉州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宮思退既竄太學諸生伏闕下乞召俊卿乾道元年入對上勞撫之因極論朋黨之弊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人材當以氣節為主氣節者小有過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錢端禮起戚里為參政窺相位甚急館閣之士上疏斥之端禮遣客密告俊卿已即相當引共政深拒不聽翼日進讀寶訓適及外

戚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與政有深意陛下宜謹守上首肯端
禮憾之知建寧府逾年授吏部尚書時上未能屏鞠戲將游獵
白石俊卿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力以爲戒上喜
曰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朕在藩邸知卿爲忠臣俊卿拜謝
受詔館金使遂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覿龍大淵怙舊恩竊威
福士大夫頗出其門及俊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
大淵納謁亦謝不接洪邁白俊卿人言鄭聞除右史某當除某
官信乎詰所從邁以淵覿告具以邁語質于上上曰朕曾謀
及此輩必竊聽得之有旨出淵覿中外稱快金移文邊吏取前
所俘俊卿請報以誓書云俘虜叛亡是兩事俘虜發已多叛亡
不應遣且本朝兩淮民上國俘虜無慮數萬本朝未嘗以爲言
恐壞和議使兩境民不安或至交兵則屈直勝負有在矣鎮江
軍帥戚方刻削軍士俊卿奏內臣中有主方者當併懲之即詔
罷方以內侍陳瑶李宗回付大理究贓狀十一月當郊而雷上
內出手詔戒飭大臣葉顒魏杞坐罷俊卿參知政事時四明獻
銀鑛將名冶工即禁中鍛之俊卿奏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有
司之細恐爲有識所窺從官梁克家莫濟俱求補外俊卿奏二
人皆賢其去可惜於是劾奏洪邁姦險讒佞不宜在左右罷之
減福建鹽鈔罷江西和糴廣西折米鹽錢蠲諸道宿逋金穀錢
帛以巨萬計於是政事稍歸中書矣龍大淵死上憐曾覿欲召
之俊卿曰自出此兩人中外莫不稱頌今復召必大失天下望
臣請先罷遂不召殿前指揮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薦和

州教授劉甄夫得名俊卿言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與
琪事會揚州奏琪傳旨增築城已訖事俊卿請于上未嘗有是
命俊卿曰若詐傳上旨非小故奏言人主萬機豈能盡防閑所
恃者紀綱號令賞罰耳不誅琪何所不爲琪削秩罷官先是禁
中密旨直下諸軍宰相多不預聞內官張方事覺俊卿奏自今
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須奏審方行從之既而以內諸司不樂收
前命俊卿言張方王琪事聖斷已明忽諭臣曰禁中取一飲一
食必待申審豈不留滯臣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三衙發兵戶部
取財豈爲宮禁細微事臣等備數出納陛下命令耳凡奏審欲
處決陛下非臣等欲專之且非新條申舊制耳已行復收中外
惶惑恐小人以疑似激聖怒上曰朕豈以小人言疑卿等耶同
知樞密院事劉珙進對爭辨激切忤旨既退手詔除珙端明殿
學士奉外祠俊卿即藏去密具奏前日奏札臣實草定以爲有
罪臣當先罷珙之除命未敢奉詔陛下即位以來納諫爭體大
臣皆盛德事今珙以小事獲罪臣恐自此大臣皆阿順持祿非
國家福上色悔久之命珙帥江西俊卿退自劾上手札留之且
曰卿雖百請朕必不從四年十月制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爲已任所除吏皆一時選奬
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密薦于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
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宣撫四川
俊卿薦其才堪將相五年正月上召允文爲樞密使至則以爲
右相俊卿爲左相允文建議遣使金以陵寢爲請俊卿面陳復

手疏以爲未可上御弧矢絃激致日青六月始御便殿俊卿疏
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籍籍皆輔相無狀不能先事開陳虧
損聖德陛下憂勤恭儉清靜寡欲前代英主所不能免者皆屏
絶顧於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非樂此志圖恢復故俯而從
事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願陛下任智謀明賞罰恢信義則英聲
義烈不越尊俎固已震慴敵人於萬里之遠豈待區區騎射於
百步間哉陛下一身宗社生靈之休戚係焉願以今日之事永
爲後戒曾覿官滿當代俊卿預請處以浙東總管上曰覿意似
不欲爲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去二人公論甚愜願損私恩伸
公義覿怏怏而去樞密承旨張說爲親戚求官憚俊卿不敢言
會在告請於允文得之俊卿聞勑已出語吏留之說皇恐來謝
允文亦愧猶爲之請俊卿竟不與說深憾之吏部尚書汪應辰
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爲執政上
初然之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向允文而俊卿亦數求
去明年允文復申陵寢之議上手札諭俊卿俊卿奏陛下痛念
祖宗思復故疆雖疲駑豈不知激昂仰贊聖謨然于大事欲計
其萬全俟一二年間吾之事力稍充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誤國
事即杜門請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帥福州陛辭猶勸上遠佞親
賢脩政攘敵泛使未可輕遣既去允文卒遣使終不得要領曾
覿亦名還建節鉞躋保傅而士大夫莫敢言俊卿至福州政尚
寬厚嚴於治盜海道晏清以功進秩轉運判官陳峴建議改行
鈔鹽法俊卿移書宰執極言福建鹽法與淮浙異遂不果行明

年請祠提舉洞霄宮歸第葺屋數楹怡然不介意淳熙二年再
命知福州累章告歸除特進起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垂
拱殿命坐賜茶因從容言曰將帥當由公選聞諸將多以賄得
曾覿王抃招權納賄進人皆以中批行之贓吏已經勘結而內
批改正將何所勸懲上曰卿言甚當朝辭奏曰去國十年見都
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
奔覿抃之門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
顧忌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抃則不敢覿雖
時或有請朕多抑之自今不復從矣俊卿曰此曹聲勢既長侍
從臺諫多出其門毋敢爲陛下言臣恐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
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命二府飲餞浙江亭俊卿去建康

十五年父老喜其再來爲政寬簡罷無名之賦時御前多行白
札用左右私人持送俊卿奏非便上手札獎諭除少保判建康
府如故入上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十三年十一月薨年
七十四方屬疾手書示諸子云遺表止謝聖恩勿祈恩澤及功
德勿請謚樹碑上聞嗟悼輟視朝贈太保命本路轉運司給葬
事賜謚正獻俊卿孝友忠敬得於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
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邪正斥權勢無
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雅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
熹屢嘗論薦其薨也熹不遠千里往哭之又狀其行子定宓皆
自有傳出宋史本傳

論曰孝宗即位特任張浚以圖恢復又命俊卿參贊軍事以

爲之佐其志銳矣既而邵宏淵兵潰湯思退遂與其黨以和
議揺之浚因是懇求去國且當是時諸道又多水旱民貧兵
弱虞允文屢請進兵而俊卿不之從者豈忘宗社之大讎哉
蓋欲俟時而動爲萬全計耳俊卿亦坐是以去而允文卒亦
不能成功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然俊卿爲相其他善政
尤多予欲深喜者凡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
失人才賢否以是考察其殿最而黜陟之尤爲得宰相之體
故特表而出之以告夫後世同司黜陟幽明之柄者

龔茂良字實之紹興八年登進士第爲南安簿部武司法父母
喪哀號擗踊鄰不忍聞調泉州察推以廉勤稱改宣教郎以同
知樞密院事黄祖舜薦名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累遷吏部郎
官張浚視師江淮茂良言本朝禦敵景德之勝本于能斷靖康
之禍在于致疑願仰法景德之斷勿爲靖康之疑除監察御史
江浙大水詔陳闕失茂良疏曰水至陰也其占爲女寵爲嬖佞
爲小人專制崇觀政和小人道長内則憸腐窃弄外則姦回充
斥於是京城大水以至金人犯闕今進退一人施行一事命由
中出人心譁然指爲此輩臣願先去腹心之疾然後政事闕失
可次第言矣内侍梁珂曾覿龍大淵皆用事故茂良及之遷右
正言會内侍李珂沒贈節度謚靖恭茂良諫曰中興名相如趙
鼎勳臣韓世忠皆未有謚如朝廷舉行亦足少慰忠義之心今
施於珂爲可惜竟寢其謚嘗論大淵覿姦回至是又極言之曰
今積陰弗解淫雨益甚熒惑入斗正當吳分天意若有所怒而

未釋二人害政甚珂百倍上諭以皆潛邸舊非他近習比且俱
有文學敢諫爭未嘗預外事翼日乃疏言唐德宗謂李泌人言
盧杞姦邪朕獨不知何耶泌曰此其所以爲姦邪也今大淵覿
所爲行道之人能言之而陛下更頌其賢此臣所以深憂疏入
不報即家居待罪章再上除太卿常少卿五辭不拜除直秘閣
知建寧府自以不爲群小所容請祠不允上後知二人之姦既
逐于外起茂良廣東提刑就知廣州即番山之址建學又置番
禺南海縣學既成釋奠行鄉飲酒以落之城東舊有廣惠菴中
原衣冠沒於南者葬之歲久廢茂良訪故地更建海會浮圖蔽
寄暴露者皆掩藏無遺名對崇政殿左丞相陳俊卿欲留之右
丞相虞允文不樂會俊卿亦罷除直顯謨閣江西運判兼知隆
興府上以江西連歲大旱知茂良精忠以一路荒政付之茂良
戒郡縣免積稅上戶止索逋發廩振贍以右文殿脩撰再任疫
癘大作命醫治療全活數百萬進待制數文閣賞其救荒之功
名對奏潢池弄兵之盜即南畝負耒之民今諸郡荒田極多願
詔監司守臣條陳募人從便請耕民有餘粟雖驅之爲寇亦不
從矣除禮部侍郎上亟用茂良手詔問國朝典故有自從官徑
除執政例明日即拜參知政事奏事賜坐上顧葉衡及茂良曰
兩參政皆公議所與衡等起謝上從容曰自今諸事毋循私若
鄉曲親戚且未須援引朕每存公道設有誤卿等宜力爭君臣
之間不可事形迹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遇有不可自當啟沃
豈容迹見于外請詔有司刊定七司法淮南旱茂良奏取封樁

十四萬委漕帥賑濟或謂救荒常平事今遽取封樁米

米毋乃不可茂良以爲淮南咫尺敵境民久未復業饑寒所逼萬一嘯聚患害立見寧能計此米乎他日上奬諭曰淮南旱荒民無饑色卿之力也潮州守奏通判不法得旨下帥臣體訪通判茂良鄉人也同列密以省吏付棘寺推鞫欲及茂良奏事退同列留身出獄案進上茂良不知也上厲聲曰參政決無此茂良遜謝不復辯葉衡罷上命茂良以首參行相事慶壽禮行中外覬恩茂良慨然嘆曰此當以身任怨不敢愛身以奬天下若自一命以上單轉不知月添給俸與來歲郊恩奏補幾何將何以給宣諭奬用廉退茂良奏朱熹操行耿介屢召不起宜蒙録用除秘書郎群小乘間讒毀未幾手詔付茂良謂虛名之士恐壞朝廷熹迄不至錢良臣侵盜大軍錢粮累數十萬茂良奏其事手詔令具析俄召良臣赴闕駸駸柄用其後茂良之貶良臣與有力焉茂良之以首參行相事也踰再歲上亦不置相因諭茂良史官近奏三台星不明蓋實艱其選耳淳熙四年正月召史浩於四明茂良亦覺眷衰因疾力求去上曰朕以經筵召史浩卿不須疑時魯觀欲以大資祿其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法繳進觀因茂良入堂道間俾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避街司叱之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上諭觀往謝茂良正色曰參知政事者朝廷參知政事也觀慙退上諭茂良先遣人於觀衝替而後施行茂良批旨取賈光祖輩下臨安府撻之手詔宣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上使人宣諭委曲令繳進手詔且謂卿去雖得美名置朕何地茂

良即奉詔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廓然附曾覿者也中書舍人林光朝繳奏不書黃遂補外茂良力求去上諭曰朕極知卿不敢忘欲保全卿去俟議恢復卿當再來是日除職與郡令內殿奏事乃手疏恢復六事上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謝廓然因劾之乃落職放罷尋又論茂良擅權不公矯傳上旨輒斷賈光祖等罪遂安責降安置英州父子卒于貶所覿與廓然死後茂良家投匭訟冤遂復通奉大夫周必大獨相進呈復職上曰茂良本無罪遂復資政殿學士謚莊敏茂良平生不喜言兵去國之日乃言恢復事或謂覿密令人詆之云若論恢復必再留茂良信之廓然論茂良亦以此爲罪茂良沒數年朱熹從其子得副本讀之

則事雖恢復而其意乃極論不可輕舉猶平生素論也深爲之嘆息爲（出宋史本傳）弟史良友良皆進士子晏最皆升朝最值史彌遠當國脩先世故怨屏不用最亦安于退處最後除知汀州不赴孫曾堪頃等皆殖學有名（云出事述等書）

論曰龔茂良以公忠直亮受知孝宗始由從官超叅大政踰再歲不立相而專任之其寵遇可謂隆矣一旦爲曾覿所搆輒加竄斥父子俱死遐荒嗚呼讒說殄行之可畏如此哉予嘗考孝宗所以罪茂良之深者以其變平生之說而言恢復爲不情耳竊詳前此孝宗嘗諭茂良云俟議恢復卿當再來故茂良於陛辭遂言恢復然其意乃極論不可輕舉猶平生素論也孝宗蓋信覿之讒言已深而不察其意耳或謂覿令

人詠之云甚論恢復必再留茂良信之此言尤爲無理茂良
平日言事切直略不以窮通介意今豈以區區一去留間而
遽變其所守哉
方信孺字孚若崧卿子也有儁才未冠能文周必大楊萬里見
而異之以父蔭補番禺縣尉盜刼海賈信孺捕之盜方沙聚分
鹵獲惶駭欲趨舟信孺已使人負盜舟去矣悉縛盜不失一人
韓侂胄舉恢復之謀諸將僨軍邊釁不已朝廷尋悔金人亦厭
兵乃遣韓元靚來請使而都督府亦再遣壯士遺敵書然皆莫
能得其要領開禧三年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
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何以答之侂胄矍
然假朝奉郎樞密院檢詳文字充樞密院參謀官持督帥張巖

書通問於金國元帥府至濠州金帥紇石烈子仁止於獄中露
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
謀於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忍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
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寘死生度外矣至汴見金左
丞相都元帥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
且謂稱藩割地自有故事信孺曰昔靖康倉卒割三鎮紹興以
太母故暫屈今日顧可用爲故事耶此事不獨小臣不敢言行
府亦不敢奏也請面見丞相決之將命者引而前宗浩方坐幄
中陳兵見之云五事不從兵南下矣信孺辨對不少詘宗浩乃
之曰前日稱兵今日求和何也信孺曰前事興兵復讎爲社稷
也今日屈已求和爲生靈也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

候再至決之信孺還詔侍從兩省臺諫官議所以復命衆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五萬遣信孺再往時吳曦已誅金人氣頗索然猶執初議信孺曰本朝謂增幣已為卑屈況名分地界哉且以曲直校之本朝興兵在去年四月若貽書誘吳曦則去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如以強弱言之若得滁濠我亦得泗漣水若誇胥浦橋之勝我亦有鳳凰山之捷若謂我不能下宿壽若圍廬和楚果能下乎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加兵耳金人見信孺忠懇乃曰割地之議姑寢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為伯歲幣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固執不許宗浩計窮遂密與定約復命再差充通謝國信所參謀官奉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至汴宗浩盡變前說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語信孺不為動將命曰此事非犒軍錢可了別出事目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將命曰不爾丞相欲留公信孺曰留于此死辱命亦死不若死於此會蜀兵取散關金人益疑信孺還言敵所欲者五事割兩淮一增歲幣二犒軍三索歸正等人四其五不敢言俄胄再三問至厲聲詰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俄胄大怒奪三秩臨江軍居住信孺自春至秋使金三往返以口舌折強敵金人計屈情見然憤其不屈議用弗就已而王柟出使定和議增幣函首皆前信孺所持不可者柟白廟堂信孺辯折敵首于強愎未易告語之時信孺當其難柟當其易柟每見金人必問信孺安在諭所推雖敵人不能掩也乃詔信孺自便出宋史本

傳尋通判肇慶府復奏議郎峒寇竊發被旨同廖德明措置收
捕就命知韶州至郡即封崇張九齡余靖摹擒赤水峒賊首戮
之轉承議郎知道州首竄不撿士號十虎者飾濂溪祠作太史
關表元次山遺跡俄提點廣東刑獄奏縱屬郡久不決之訟數
百千人前政所發摘竄繫守令考罪虛實多奏釋之轉朝奉郎
轉運判官遂踐其父世職深知鹽筴利害操幹裁撙自出新智
以漕計之餘新學官增士廩創類試院又蠲諸郡鹽逋二十六
萬緡歲舉必先孤寒小校裡將有不幸者必歸其裘與孥遷淮
東轉徙運判官兼提刑知真州即北山匱水築石堤袤二十里
人莫知其所為後金人薄儀真守將決水匱以退敵城乃獲全
山東初內附信孺言豪傑不可以虛名駕馭武夫不可以弱勢
彈壓宜選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幕山東以主制客以重馭
輕則可以邑山東固江北而兩河在吾目中矣坐責降三秩再
奉祠稍復官信孺性豪爽揮金如糞土所至賓客滿其後車使
北時年財三十既齟齬歸營居室嚴竇自放于放于詩酒後貲
用竭賓客益落信孺尋亦死矣（雜出事述及本傳）
論曰信孺為尉則能以智計擒羣盜奉使則能以意氣折金
人提刑則奏縱久繫之獄守邊則豫為完城之計又能新學
宮增士廩表先賢創試院隨所任使皆克舉厥職蓋一時之
奇才也而荐遭坎壈不克究其所蘊惜哉
丁伯桂字元暉祖彥先景祐五年進士官終秘書郎知縣事伯
桂兄弟八人伯林伯棉伯梅有殷場屋皆貢于鄉伯杞卒於太

學生伯桂擢泰二年進士自永春尉注寧德丞改監三石橋酒庫歷知南海縣通判肇慶府累遷樞密院編脩官端平改元拜監察御史二年冬除秘書少監三年遷監遂為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嘉熙初除權吏部侍郎遷給事中皆兼史職方史彌遠富國陳宓鄭寅之流皆不安于位於是朝無黃人彌遠死伯桂始為御史在言路二年諫疏盈篋皆力扶世道切中時弊後雖出臺然轉對奏事指陳俞竣韃靼入寇伯桂言不宜徬徨動色宜凝定以應事變又言陛下本好賢受諫近者言官忤旨至形詞色疏多留中易置諫官御史如奕棊此致異之大者又言韓休后戚除節度使致仕議者謂曷不移此募戰士以取韃酋之首閔美人進封親屬奈何加恩至百餘人戚人所難言未幾卒

年六十五（出后村文集）

方大琮字德潤慎從七世孫也祖萬擢紹興三十年進士大琮以詞賦為開禧元年省試第三人授南劍州學教授首封羅仲素墓為江西轉運司參議官決獄平允改知將樂縣式楊時廬祀八賢于學丁外艱服除知永福縣值兵饑守隘立柵禁港發廩無虛日時延名士講論文義丁內艱起復累遷太府寺丞蘇民競圖田久不決張椿年為王府檐佃堂帖下所給據大琮曰椿年直欲奪百姓飲盌耳惡知愛國愛王府哉持不可歷秘書郎著作郎除右正言首疏曰害川之事向也天地祖宗猶察陛下之不得已今威福自已出矣而元年御筆有曰立嗣一事難以輕議二年御筆有曰衛王功茂深欲保持其家一則如待深

仇一則如撫[illegible]子又曰秦王子孫蕃盛今麥飲無主檜死勤嗜
致仕今班槀賜第又曰通天地間一氣耳二相不咸諸閫不協
叛卒之變殿旅之鬨皆盤氣之流注激射也誠能宣明洞達此
歟不留將見精誠感召此盤自弭矣别疏言故王之寃不雪他
日所屬意者皆可保乎權奸之罪不討他日豈無貪功者乎因
極論天下大勢適理宗不御殿封上之踰月入對理宗曰擢卿
言官論當體國大琮曰臣所言無非體國出疏奏之有日理亂
安危自君心始格其非者在大臣救其源者在諫臣又以女寵
侈費為戒遷起居舍人直前奏事且曰淮南之封尚稽輪臺之
悔不聞陛下何不自為其所易然後責羣臣以所難兼國史院
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奏乞還魏了翁以重朝廷兼權直舍人
院先是有諫言綱常者竄謫相望及理宗親政大琮敢言復故
王爵召用諸老于是言路稍開殿中侍御史蔣峴惡之疏劾王
邁劉克莊等以大琮為魁傑請置重辟大琮遂罷去主管紹興
府千秋鴻禧觀尋起知建寧府中寢嘉熙四年除秘閣修撰福
建路轉運判官時歲荒首發常平倉賑糶自鄉郡始上四州委
寓士蔡抗措置糴事淳祐元年改集英殿修撰知廣州廣東經
略四年加寶章閣待制并升使六年進直學士因任大琮在廣
五年百度具舉以兼司俸盡送三學用朱子所定更造冕服爵
俎樽罍簠簋豆簠簋鑄編鐘以足其數取英韶石為磬行釋奠鄉
飲以禮義化人期盡變其故俗增推鋒軍春衣錢給借水軍出
戍粮米改創海軍門樓改知隆興府命下卒謚忠惠大琮外

溫和而內方嚴平居抑畏言不出口至立殿陛爭是非可否雖
責育不能奪弟大鏞大輿早卒大琮經紀孀幼恩義兼盡有奏議
外制雜著若干卷子演孫字景行弱冠與其群從十一人同授
甲午胄薦調建康府粮料院從王埜辟制置司幕官以秋苗例
入返府為脩倉之助知泉州晉江縣擢監都進奏院改太社令
旬月請外添差通判南劍州為臺府剖決滯獄如流攝邵武軍
屬江閩告警外鎮內撫人情昭然增郡帑舊儲二十倍創學田
百餘畝景定更化除諸司審計當對傷父大琮坐言濟王事老
死遠方乃蹤曰舜有有庳之封周公有蔡仲之命陛下之聖豈
愧古人三十年間因循未行者存亡繼絕之一事耳反覆數百
言累遷太府丞請外知建昌軍度宗即位陛辭為上言皆關繫

新政之大者復申繼絕之請至郡首尊李曾二先生之學以表
勵其風俗草關社結集新推排圖帳計所復賦入及積鹽酒息
得緡三十五萬以代四邑下戶之輸併補前此預借之數孽婦
張氏倚勢為一方害亟聞于朝盡籍其產移守贛州為張婦擠
罷然張卒抵罪演孫歸奉雲臺崇道祠俄而燕湖潰師國事不
可支演孫雖家居猶運粟以助京師集民丁以固鄉邦之守禦
即家除工部郎官廣王襲位福州召除軍器監司農少卿進大
司農演孫權宜措置以輸危急用是病日亟景炎元年九月卒
年六十四演孫律身莅官名能守家法侍父大琮跬步不離大
琮鎮廣命演孫入京銓注既發大琮卒演孫走回扶櫬悲號哀
動行路至于置義倉建義學為時所重云出名公事述

鄭寅字子敬號肯亭樞相橋之子也僑游洋之潯陽人晚居郡城東子孫遂為莆人寅以父任補官歷知吉州召對言濟邸冤狀指斥權臣端平初召為左司郎中兼權樞密院副都承旨又請為濟邸立廟且言三邊無備宿患未除宜正綱紀抑僥倖裁濫賞汰冗兵以張國勢竟以執法守正出知漳州卒寅靜重博洽藏書數萬卷名賢真德秀李燔陳宓皆與為友燔嘗薦海內名士十二人于朝寅其一云（曾孫杓子格切絲也）亦有文學仕為南安縣教諭（出方大琮等集）

劉克莊字潛夫夙之孫也少有異質日誦萬言為文立就嘉定二年郊恩補將仕郎調靖安簿丁外艱注福州右司理參軍真州錄事參軍李珏制置沿江辟準遣以異議去胡槻經畧八桂又辟之適槻改除遂以宣教郎知建陽縣新考亭祠祀朱范劉魏四賢于學糴賑糶倉二千斛方以邑最聞而言官李知孝梁成大箋其所詠落梅有朱三鄭五之句以謗訕摭其罪鄭清之力為辨釋得通判潮州改吉州端平初元有旨都堂審察除將作簿為閫帥真德秀參議官淳宗正簿二年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侍右郎官輪對言服天下莫若公今失之私鎮天下莫若重今失之輕又言權臣壞朝綱開邊釁兵驕楮賤貪饕僥倖之俗不可回諸賢起而當之天人未應願堅凝初意無使邪說搖正論（正）貼黃痛言苕川之事出於迫脅向止議其罪不原其情近雖復其爵未雪其冤皆人所難言未幾以吳昌裔疏主管王局觀尋除知漳州嘉熙元年改知袁州坐先言濟王事為御史蔣峴

所劾與方大琮王邁同罷歸既而予祠遂擢江西提舉改廣東
就升漕攝舶奉給例券皆却不受買田二百畝以贍仕于南而
以爽歸者淳祐元年今赴行在奏事以侍御史金淵言寢主管崇
禧觀三年除侍右郎官以濮斗南疏罷四年除江西提刑訪求
民瘼讞釋獄寃除將作監改直華文閣因舊任六年令赴行在
奏事道除大府少卿既至面對三劄首言委任之失次言謀謨
之誤次言當上法祖宗使善類常合言路常通御劄劉克莊文
名久著史學尤精可特賜同進士出身除秘書少監令與尤焴
同任史事次日兼權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又三日兼崇
政殿說書轉對言今日之深憂莫如國本未建援引甚詳暫兼
中書舍人史嵩之服闋御筆除職予祠令克莊行詞克莊奏嵩

之有無父之罪四無君之罪七舊相致仕合有誥詞令臣行嵩
之之詞未知為僕為貶論奏不已為殿中侍御史章琰劾罷七
年除直龍圖閣主管明道宮八年除宗正少卿尋依舊職知漳
州就除秘閣修撰福建提刑以便養甫及月丁內難方禫除秘
書監有旨趣行既至兼太常少卿直學士院兼崇政殿說書史
館同修撰時事多內出克莊言祖宗盛時內降絕少今中外除
授不由大臣啓擬求者予者奉行者習以為常臣竊惜之言忤
當國尋除起居舍人復兼侍講進言愈切力奏不草史守之答
詔十二年除右文殿修撰知建寧府改福建轉運副使以鄭發
疏褫職寢新命提舉明道宮景定元年賈似道還朝除秘書監
令守臣以禮津遣道除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既至賜對除權

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史館同修撰二年兼侍講除兵部侍郎再兼中書舍人奏寢厲文翁沿江制閫之命三年除權工部尚書兼侍講以年迫堅乞納祿除寶章閣學士知建寧府五年除煥章閣學士守本官致仕度宗咸淳四年特除龍圖閣學士仍舊致仕明年年八十三卒謚文定克莊學明充積尤長史事而為文名所勝真德秀嘗以學貫古今文追騷雅薦之守官舉職不負所知晚年為[illegible]似道一出君子惜焉所著後村居士前後續新四集行於世雜出名公事述等書

吳叔告字君謀水南人曾祖翊成忠郎建州都作院使父元度累散贈中散大夫叔告與兄伯修同貢于鄉端平二年理宗始親政策士于廷叔告以發强密察為言理宗覽而異之擢為第一簽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就以帥檄攝郡文學嘉熙二年以正字名進校書郎兼史館校勘明年兼莊文府教授遷秘書郎輪對首言今虜氛合未來交口談清野之效裸亨偶霽動色稱格天之祥大臣百執事循默容身者多慷慨許國者少又言邪封曲徑借日御筆奏篇天閣報日旨依空乖磬而襲承平之用度家四海而事藩邸之繕營四年差考公試遷著作佐郎兼權都官都郎官以親考丐外知撫州其治以正風教扶善良為先稽簿書覈隱漏以佐糴本造官舟代募舟以貲為郎者代郡胥部押言者以為罪叔告丐祠不允尋除刑部郎以不善迎合為中外所攻寢新命貶一秩淳祐三年復元階六年差知袁州明年召奏事十年再除刑部郎知漳衡常三州改嚴州自臨

川罷歸食祠者二召者再予郡者五皆不果行景定二年始召
除尚古郎官入對言天下萬事其本在人主之一心心不一于
我則二于物向湖廣淮蜀四面皆敵今瀘城歸漣海復山東版
圖再入戰職方儆戒之意得無因是少怠樂身之事得無有切
于心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差殿試覆考官四年
除大理少卿弓外除直寶章閣提舉浙西常平事有仕者挾權
貴求辟舉叔告曰兄負不可[illegible]某人不可舉是冬名奏事再祈
免得請歸裴蕭然明年卒叔告性狷介少和寡合器重之者多
而仇疾之者亦不少云（出名公事述）
李丑父字良翁先名鋼字汝礪德昭從曾孫也父宗之通判邵
武軍以文名諸史百家口答疑問人以書廚目之丑父幼穎悟
讀書迎刃而解出語輒驚人既授室獨寢夜誦達旦善屬文劉
克莊王邁方大琮見大奇之年四十一始頗鄉薦端平二年擢
第調邵武司户參軍歷浙西節制司準遣鄭清之當國除刑工
架閣充省試檢點官遷大學正沂王府教授以臺疏罷添差淮
浙發運司幹官賈似道時制[illegible]兩淮薦之添差通判福州丑父
嘗稱攝福州教授士聞其來皆喜遂兼領學事移建寧府就攝
府事除大學博士遷諸王宮教授丁大全當軸丑父忤其意遂
罷予祠俄以太府丞召道遷秘書郎充貢院考官添差淮東制
置司參議官除著作佐郎景獻府教授遷著作郎權禮部郎官
力拒董宋臣差講所承受之命踰月班對草兩疏首言苛政戚
畹黷貨聽讒四事次言競侈二習皆切時弊理宗悉嘉納之請

外提舉湖南常平義倉務存繼絶戶決嫠婦久訟條社倉舊規
桂陽有王媼者虜禍時八口為豪龔所殺丑父為直其寃方謀
欲劾西全寶慶兩守貪虐事露為臺疏劾罷畀祠卒丑父篤實
清脩溫良和易胸次洒然與人無新故一語必用情所得禄賜
僅自給而銖積其餘為義廩與弟姪共詩文溫潤清新有集藏
於家出事述

論曰丁伯桂諫後宮戚屬爵太宗加恩太濫方大琮鄭寅
劉克莊皆嘗論濟王之寃宜為立後而大琮子演孫復申以
為請皆人所難言者吳叔告李丑父輪對奏疏俱切時弊斯
數君子者皆侃侃正色有古爭臣之風況其行已臨民又皆
有可稱述者乎克莊晚為賈似道一出君子惜之抑春秋責
賢者備也

陳煒字光仲淳祐中為監察御史首論不才執政有令換疏者
煒答以頭可斷疏不可換除太府少卿不拜而行召奏事力辭
除廣東轉運判官出志通

論曰煒為御史首劾執政辭氣勁直如此其亦子曾子所
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歟

大明興化府志卷之三十八終